

——中国现代才女真情美文

梦似飞花

石评梅 丁玲等◎著

她们是现代文学史上——道道亮丽夺目的风景，她们用浪漫、反叛、才华横溢和歌哭言笑的文字，记录了一段段真挚动人的情感，她们在如幻如真的梦中，肆意书写爱情与友情……

中国出版集团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CIP

梦似飞花

——中国现代才女真情美文

石评梅 丁玲 冰心 林徽因 陆小曼
苏雪林 萧红 庐隐◎著

中国出版集团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梦似飞花: 中国现代才女真情美文 / 石评梅、丁玲等著.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08. 7

ISBN 978-7-5001-1969-2

I. 梦... II. ①石...②丁...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I2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09892 号

出版发行 /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甲 4 号(物华大厦六层)

电 话 / (010)68359376 68359303 68359101 68357937

邮 编 / 100044

传 真 / (010)68357870

电子邮箱 / book@ctpc.com.cn

网 址 / www.ctpc.com.cn

策 划 / 九龙飞扬文化

责任编辑 / 徐瑞华

封面设计 / 胡椒设计

印 刷 / 北京洪美源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 新华书店

规 格 / 787×1092 毫米 1/16

印 张 / 13

字 数 / 150 千字

版 次 / 2008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8 年 10 月第 1 次

ISBN 978-7-5001-1969-2 定价: 25.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前言

伴随着婉约细腻的古代才女的浅吟低唱，沉湎于书墨余香的你有没有在某个瞬间，想起几乎被我们淡忘的近代才女？

“……去年在北平，也是吃青杏的时候。今年我的命运，比青杏还酸。”读萧红这句小诗的时候，你是否也会在不经意间想起崔护的“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亦或是李清照的“……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用语不同，比喻不同，但在读完之后，却有同样的悲凉心酸涌上心头。

这就是亘古不变的人类情感。不同时代的文人，用不同的语言、不同的叙述方式，写下了同样令人感动的文字。前朝文人墨客如是，近代才子佳人也在挥洒的字里行间尽显风流。

说起近代才女，可能大多数人首先想到的是张爱玲、三毛，读得多的也是这两个人的作品。但近代才女却不仅仅是这两个，还有才华横溢却年仅 31 岁便香消玉殒的萧红；“一身诗意千寻瀑，万古人间四月天”的林徽因；与才子徐志摩轰轰烈烈地相爱却惨淡收场、才貌双全的陆小曼；自比狡兔三窟的孟尝君、灵魂却无处安置的庐隐；善于发现，有“学术界福尔摩斯”之称的苏雪林；质本洁来还洁去，一抔净土掩风流的石评梅；与波澜壮阔的 20 世纪同行、满是爱心的冰心；红色政权里闪亮的一颗星——丁玲……

她们兰心慧质、率真勇敢；她们细腻敏感、柔情似水。品读她们的文字，仿佛穿越时空隧道，走进她们的世界，那里展现的是一幅与当今截然不同的画卷。

问世间“情”为何物？是燕子在梁间的呢喃，是黄昏轻吹的软风，是四月早天里的云烟……当时的爱情，有一种含蓄之美，含蓄而执著。当时的友情，如水般的纯净，朴实而真挚。读着这些优美的文字，我们仿佛回到了那个充满着温馨与浪漫的梦幻却又无比真实的世界。

《梦似飞花》一书是围绕着爱情和友情这两个主题，精心挑选的这些才女的佳作合集。时光荏苒，“自在飞花轻似梦”，秦观这句词已绵延千年。女人如花花似梦，才女们仿佛在如幻如真的梦中宣泄着自己的情感。她们用文字将当时的世态炎凉、悲欢离合叙述出来，真实而生动地呈现在读者面前。凭借出奇的才华、敏锐的洞察力和对生活独特的诠释，才女们充满知性与灵性的连珠妙语和她们的美文华章已成绝响。



目录

contents

001	……我的良友——悼王世瑛女士◎冰心
008	……记袁昌英女士◎苏雪林
011	……秋雨秋风愁煞人◎冰心
020	……两个朋友◎萧红
026	……绣绣◎林徽因
034	……记画家孙多慈女士◎苏雪林
038	……风雨中忆萧红◎丁玲
042	……寄海滨故人◎石评梅
048	……悼念方豪神父——兼记抗战时我和他一段交谊◎苏雪林

目录

contents



052 中秋节 ◎ 萧红

054 最后的安息 ◎ 冰心

062 我在霞村的时候 ◎ 丁玲

077 钟绿 ◎ 林徽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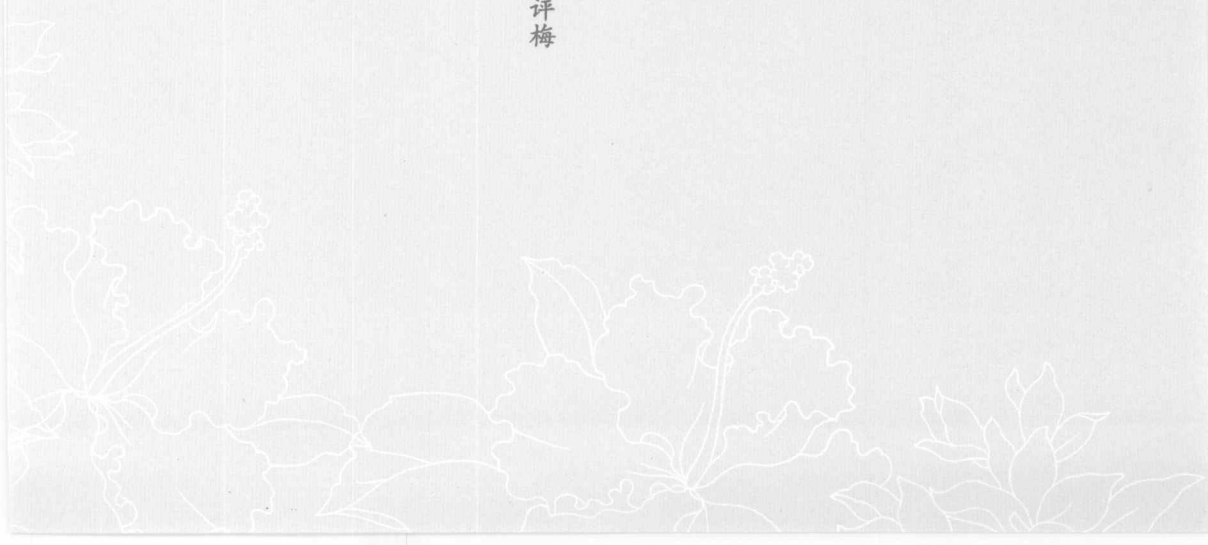
086 愁情一缕付征鸿 ◎ 庐隐

089 致陆晶清的信（四帖）◎ 石评梅

094 关于庐隐的回忆 ◎ 苏雪林

099 哭摩 ◎ 陆小曼

104 云萝姑娘 ◎ 庐隐





目录

contents

1 1 1	……	话说「相思」◎冰心
1 1 3	……	象牙戒指◎石评梅
1 1 5	……	鸽儿的通信(节选)◎苏雪林
1 2 1	……	梦珂(节选)◎丁玲
1 4 1	……	我的老伴吴文藻(节选)◎冰心
1 4 4	……	一个著作家◎庐隐
1 4 9	……	《爱眉小札》序(节选)◎陆小曼
1 5 2	……	小城三月(节选)◎萧红
1 5 9	……	剧后◎冰心



目录

contents



162 最后的一幕◎石评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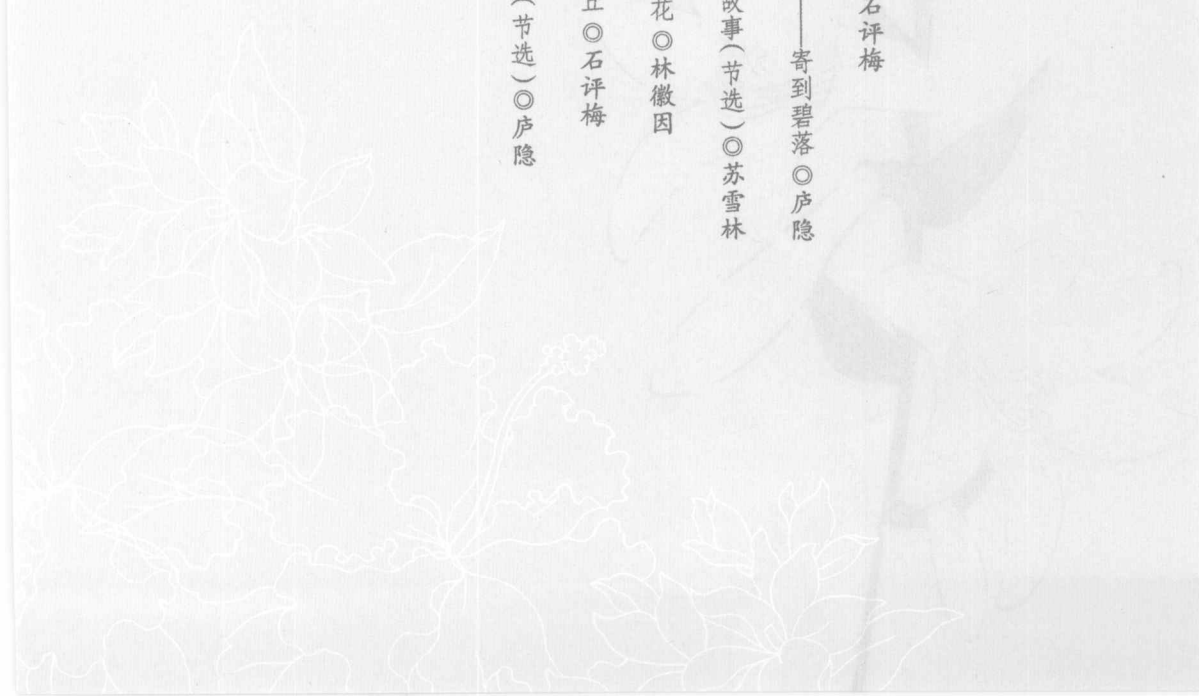
165 雷峰塔下——寄到碧落◎庐隐

167 小小银翅蝴蝶故事(节选)◎苏雪林

176 蛛丝与梅花◎林徽因

179 我只合独葬荒丘◎石评梅

183 象牙戒指(节选)◎庐隐



冰心

我的良友

——悼王世瑛女士

冰心

一个朋友，嵌在一个人的心天中，如同星座在青空中一样，某一颗星陨落了，就不能去移另一颗星来填满她的位置！我的心天中，本来星辰就十分稀少，失落了一颗大星，怎能使我不觉得空虚，惆怅？

我把朋友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有趣的，这类朋友，多半是很渊博，很隽永，纵谈起来乐而忘倦。月夕花晨，山巅水畔，他们常常是最赏心的伴侣。第二类是有才的，这类朋友，多半是才气纵横，或有奇癖，或不修边幅，尽管有许多地方，你的意见不能和他一致，面对于他精警的见解，迅疾的才具，常常会不能自己地心折。第三类是有情的，这类朋友，多半是静默冲和，温柔敦厚，在一起的时候，使人温暖，不见的时候，使人想念。尤其是在疾病困苦的时光，你会渴望着他的“同在”——王世瑛女士在我的朋友中，是属于有情的一类！

这并不是说世瑛是个无趣无才的人，世瑛趣有余而才非浅，不过她的“趣”和“才”都被她的“情”盖过了，淹没了。

世瑛和我，算起来有三十余年的交谊了。民国元年的秋天，我在福州，入了女子师范预科，那时我只十一岁，世瑛在本科三年级，她比我也只大三四岁光景。她在一班中年纪最小，梳辫子，穿裙子，平底鞋上还系着鞋带，十分的憨嬉活泼。因为她年纪小，就常常喜欢同低班的同学玩。她很喜欢我，我那时从海边初到城市，对一切都陌生畏怯，而且因为她是大学生，就有一点不大敢招揽，虽然我心里也很喜欢她。我们真正友谊的开始，还是“五四”那年同在北平就学的时代。

那年她在北平女高师就学，我也在北平燕京大学上课，相隔八九年

二十世纪中国才女真情美文



之中，因着学校环境之不同，我们相互竟不知消息。直到五四运动掀起以后，女学界联合会，在青年会演剧筹款，各个学校单位都在青年会演习。我忘了女高师演的是什么，我们演的是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预演之夕，在二三幕之间，我独自走到楼上去，坐在黑暗里，凭阑下视，忽然听见后面有轻轻的脚步，一只温暖的手，按着我的肩膀，我回头一看，一个温柔的笑脸，问：“你是谢婉莹不是？你还记得王世瑛么？”

昏忙中我请她坐在我的旁边，黑暗的楼上，只有我们两个人，我们都注目台上，而谈话却不断的继续着。她告诉我当我在台上的时候，她就觉着面熟了，她向燕大的同学打听，证实了我是她童年的同学，一闭幕她就走到后台，从后台又跟到楼上……她笑了，说这相逢多么有趣！她问我燕大读书环境如何，又问“冰心是否就是你”？那时我对本校的同学，还没有公开的承认，对她却只好点了点头。三幕开始，我们就匆匆下去，从那时起，我们就成了最密的朋友。

那时我家住在北平东城中剪子巷，她住在西城砖塔胡同，北平城大，从东城到西城，坐洋车一走就是半天，大家都忙，见面的时候就很少。然而我们却常常通信，一星期可以有两三封。那时正是“五四”之役，大家都忙着讨论问题，一切事物，在重新估定价值的时候，问题和意见，就非常之多，我们在信里总感觉得说不完，因此在彼此放学回家之后，还常常通电话，一说就是一两个钟头。我们的意见，自然不尽相同，而我们却都能容纳对方的意见。等到后来，我们通信的内容，渐渐轻松，电话里也常常是清闲的谈笑，有时她还叫我从电话中弹琴给她听，我的父亲母亲常常跟我开玩笑，说他们从来没有看见我同人家这样要好过，父亲还笑说：“你们以后打电话的时间要缩短一些，我的电话常常被你们阻断了！”

我在学校里对谁都好，同学们也都对我好，因而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朋友”。世瑛就很热情，除了同谁都好之外，她在同班中还特别要好的三位朋友，那就是黄瑛（庐隐），陈定秀，和程俊英，连她自己被同学称为四君子。文采风流，出入相共……庐隐在她的小说《海滨故人》里，把她们的交谊，说得很详细……世瑛在四君子之中，是最稳静温和的，而世瑛还常常说我“冷”，说我交朋友的作风，和别人不一样。我常常向她分辩，说我并不是冷，不过各人情感的训练不同，表示不同，

我告诉她我军人的家庭，童年的环境，她感着很大的兴趣……

然而我们并不是永远不见面。中央公园和北海在我们两家的中途，春秋假日，或是暑假里，我们常带着弟妹们去游赏——我们各有三个弟弟，她比我还多两个妹妹——小孩子奔走跳跃的时候，我们就坐在水榭或漪澜堂的阑旁，看水谈心。她砖塔胡同的家，外院有个假山，我们中剪子巷的门口大院里，也圈有一处花畦，有石凳秋千架等，假山和花畦之间，都是我们同游携手之地。

我们往来的过访，至多半日，她多半是午饭后才来，黄昏回去，夏天有时就延至夜中。我们最欢喜在星夜深谈，写到这里，还想起一件故事：她在学生会刊物上写稿子，用的笔名是“一息”，我说“一息”这两字太衰飒，她就叫我替她取一个，我就拟了“一星”送她，我生平最爱星星，因集王次回的“明明可爱人如月”，和黄仲则的“一星如月看多时”两句诗，颂赞她是一个可爱的朋友，她欣然接受了。

直至民国十二年我出国时为止，我们就这样淡而永的往来着。我比较冷静，她比较温柔，因此从来没有激烈的辩论，或吵过架，我们两家的人，都称我们“两小无猜”，算起来在朋友中，我同她谈的话最多，最彻底，通信的数量也最多（四五年之间，已在数百封以上），那几年是我们过往最密的时代，有多少最甜柔的故事，想起来使我非常的动心，留恋！

我出国去，她原定在北平东车站送行，因为那天早晨要替我赶完一件绒衣，到了车站，火车已经开走了，她十分惆怅，过几天她又赶到上海来送我上船。我感谢之余，还同她说：“假如我是你，送过一次也罢了，何必还赶这一场伤心的离别？”

她泫然说：“就因为我不是你，我有我的想法！”——庐隐有一首新诗，就记的是这件事，我只记得中间四句，是：

辛苦织成的绒衣，
竟赶不上做别离的赠品，
秋风阵阵价紧，
不嫌衣裳太薄吗？

在上海我们又盘桓了几天。动身之日，我早同她约定，她送我上船就走，不要看着船开，但她不能履行这珍重的诺言，船开出好远，她还呆立在码头上……



到美国以后，功课一忙，路途又远，我们通信的密度，就比从前差远了，我只知道从上海，她就回到福州去教书。在十三年春天，我在美国青山养病，忽然得到她的一封信，信末提到张君劢先生向她求婚，问我这结合可不可以考虑，文句虽然是轻描淡写，而语意是相当的恳切。我和君劢先生素不相识，而他的哲学和政治的文章，是早已读过，世瑛既然问到我，这就表示她和她家庭方面，是没有问题的了，我即刻在床上回了一封信，竭力促成这件事，并请她告诉我以嘉礼的日期。那年的秋天，我就接到他们结婚的请柬，我记得我寄回去的礼物，是一只镶着桔红色宝石的手镯。

民国十五年秋天，我回国来，一到上海，就去访他们夫妇，那时他们的大孩子小虎诞生不久，世瑛在床上，君劢先生赶忙下楼来接我，一见面就如同多年的熟朋友一样，极高兴恳切的握着我的手。上得楼来，做了母亲的世瑛，乍看见我似乎有点羞怯，但立刻就被喜悦和兴奋盖过了。我在她床沿杂乱的说了半小时的话，怕她累着，就告辞了出来。在我北上以前，还见了好几次，从他们的谈话中、态度上都看出他们是很理想的和谐的伴侣。在我同他们个别谈话的时候，我还珍重的向他们各个人道贺，为他们祝福。

民国十六年以后，我的父亲在上海做事，全家都搬到上海来。年假暑假我回家的时候，总是常到他们家里，世瑛又做了两个、三个孩子的母亲，她的敦厚温柔，更是有增无减，同时她对于君劢先生的文章事业，都感着极大的兴趣，尽力帮忙。我在一旁看着，觉得我对于世瑛的敬爱，也是有增无减！她在家是个好女儿，好姐姐，在校是个好学生，好教师，好朋友，出嫁是个好妻子，好母亲，这种人格，是需要相当的忍耐和不断的努力，她以永恒的天真和诚恳，温柔和坦白来与她的环境周旋，她永远是她周围的人的慰安和灵感！

民国廿年母亲去世以后，父亲又搬回北平来，我和世瑛见面的机会便少了。民国廿三年他们从德国回来，君劢先生到燕大来教书，我们住得很近，又温起当年的友谊。君劢先生和文藻都是书虫子，他们谈起书来，就到半夜，我和世瑛因此更常在一起。北平西郊的风景又美，春秋佳日，正多赏心乐事，那一两年我们同住的光阴，似乎比以前更深刻纯化了。

他们先离开了北平到了上海，我们在抗战以后也到了昆明，中间分

别了六七年，各居一地，因着生活的紧张忙乱，在表面上，我们是疏远了。直到了前年，我们又在重庆见面，喜欢得几乎落下泪来，她握着我的手，说她听人说我总是生病，但出乎意外的我并不显得憔悴。我微笑了，我知道她的用心，她是在安慰我！我谢了她，我说：“抗战期间，大家都老了都瘦了，这是正常的表现，能不死就算好了。”她拦住我，说：“你总是爱说死字……”我一笑也就收住——谁知道她一个无病的人，倒先死了呢！

她住在汪山，我住在歌乐山，要相见就得渡一条江，翻一座岭，战时的交通，比什么都困难，弄到每年我们才能见到一两次面。她告诉我汪山有绿梅花，花时不可不来一赏。这约订了三年，也没有实现——我想我永不会到汪山去看梅花了，世瑛去了，就让我永远纪念这一个遗憾罢。

我们在重庆仅有的一次通讯，是她先给我写的。去年五月一日，她到歌乐山来参加第一保育院的落成典礼，没有碰到我，她“怅惘而归”，在重庆给我写了几行：

冰姐：

到重庆后，第一次去歌乐山……因为他们告诉我，你也许会来参加保育院的落成典礼……我可以告诉你，我在山上等你好久了……我念旧之情，与日俱深——也许是年龄的关系，使我常常忆旧——可是今天的事实，到了保育院，既未遇见你，而时间的限制，又无法去看你，惆怅而归，老八又告诉我，你身体不大好，使我更懊悔我错过了机会，不抽一刻时间来问你！我在山上几次动笔写信给你，终于未寄，今天无论如何，要写这几个字给你，或不是你所想得到的，我是怎样今情犹昔！再谈吧，祝你

痊安

瑛

五·一

我在病榻上接到这封小简，十分高兴感动，那时正是杜鹃的季节，绿荫中一声声的杜宇，参和了忆旧的心情，使我觉得惆怅，我复她一信。中有“杜鹃叫得人心烦”之语，今年三月，她已弃我而逝，我更怕听见鹃啼，每逢听见声凄而长的“苦——苦”，总使我矍然的心痛，尤其是在雨中或月下的夜半一连叠声的“苦——”，枕上每使我凄然下



泪……

世瑛毕竟到歌乐山来看我一次，那是去年夏日，她从北温泉回来，带着两个女儿，和其弟世圻夫妇，在我们廊上，坐了半天。她十分称赞我们廊前的远景，我便约她得暇来住些时——我们末次的相见，是在去年九月，我们都在重庆。君劭先生之弟禹九夫妇，约我们在一起吃晚饭，饭后谈到我从前在北平到天桥寻访赛金花的事，世瑛听得很高兴，那时已将夜半，她便要留我住下。文藻笑问：“那么君劭呢？”世瑛也笑说：“君劭可以跟你回去住嘉庐。”我说：“我住待帆庐太舒服了，君劭住嘉庐却未免太委屈了他。”大家开了半天玩笑，但以第二天早晨我们还要开会，便终于走了，现在回想起来，追悔当初未曾留下，因为在我们三十余年的友谊中，还没有过“抵足而眠”的经历！

今年三月初，我到重庆去，听到了世瑛分娩在即的消息。她前年曾夭折了她的第三个儿子——小豹——如今又可以补上一个小的，我很为她高兴。那时君劭先生同文藻正在美国参加太平洋学会，我便写信报告文藻，说君劭先生又快要做父亲了，信写去不到十天，梅月涵先生到山上来，也许他不知道我和世瑛的交情罢，在晚餐桌上，他偶然提起，说：“君劭夫人在前天去世了，大约是难产。”我突然停了箸，似乎也停止了心跳，半天说不出话来。

我一夜无眠，第二天一早，就分函在重庆的张肖梅女士（张禹九夫人）和张霭真女士（王世圻夫人）询问究竟。我总觉得这消息过于突然，三十年来生动的活在我心上的人，哪能这样不言不语的就走掉了？我终日悬悬的等着回信，两封回信终于在几天内陆续来到，证实了这最不幸的消息！

霭真女士的信中说：

……六姐下山待产已月余，临产时心脏衰疲，心理上十分恐惧，产后即感不支，医师用尽方法，终未能挽回，婴儿男性，出生后不能呼吸，多方施救，始有生气，不幸延至次日，又复夭折……现灵柩暂寄浙江会馆……君劭旅中得此消息，伤痛可知，天意如斯，夫复何言……

肖梅女士信中说：

……二家嫂临终以前，并无遗言，想其内心痛苦已极，惟有以不了了之……

我不曾去浙江会馆，我要等着君劭先生回国来时，陪他同去。我不忍看见她的灵柩，惟有在安慰别人的时候，自己才鼓得起勇气！

我给文藻写了一封信：“……二十年来所看到的理想的快乐的夫妇，真是太希罕了，而这种生离死别的悲哀，就偏偏降临在他们的身上，我不忍想象君劭先生成了无‘家’可归的人！假如他已得到国内的消息，你务必去郑重安慰他……”

六月中肖梅女士来访，她给我看了君劭先生挽世瑛的联语，是：

廿年来艰难与共，辛苦备尝，何图一别永诀

六旬矣报国有心，救世无术，忍负海誓山盟。

她又提到君劭先生赴美前夕，世瑛同他对斟对饮，情意缠绵，弟妹们都笑他们比少年夫妻还要恩爱。等到世瑛死后，他们都觉得这惜别的表现，有点近于预兆。

世瑛的身体素来很好，为人又沉静乐观，没有人会想到她会这样突然死去。二十年来她常常担心着我的健康，想不到素来不大健康的我，今夜会提笔来写追悼世瑛的文字！假如是她追悼我，她有更好的记忆力，更深的情感，她保存着更多的信件，她说不定会写出多么缠绵悱恻的文章来！如今你的“冷静”的朋友，只能写这记账式的一段，我何等的对不起你。不过，你走了，把这种东西留给我写，你还是聪明有福的！

一九四五年八月九日夜，重庆歌乐山。



记袁昌英女士

苏雪林

假如你还没有会过女作家袁昌英女士，我可以在这里给你介绍一下：短小的身个儿，不苗条也不精悍。说她美，女作家容貌足称者本少，我们又何必诛求；说她美，一双玲珑的大眼，配着一口洁白如玉的齿牙，笑时嫣然动人，给你一种端庄而流丽的感觉，但她的照片却往往不及本人之可爱，可见风韵之为物，原是活的。它好像一首美妙的歌，只能唱在口边，不能写到纸上。难怪古诗人有“意态由来画不成”之说了。

人是聪明而且敏捷，你同她谈话，才说上半句，她便懂得下半句。读书也如此，艰深的意义，曲折的文句，只匆匆看一遍，便会涣然冰释，怡然理顺地给你解释出来。这虽然得力于她平日学问的修养，资质的明敏，似乎占了更多的关系。

口才也很好，上课时口讲指画，精神弈弈，永远不会教学生瞌睡，数年前因为某种便利，我常去偷听她的课。我觉得听好口才的人演讲是一个愉快，同我所经验到的打球，游泳，驰骋自行车的愉快相同，有人以为我好学，谁知我在享乐。

假如你想同她辩论，你一定得不着便宜。辩论愈激烈，她的词锋也愈犀利。你明明觉得那是方的，然而她却会说成圆的。已故诗人徐志摩不曾这样说么：将方的变成圆的，有何难哉，铰去四只角，不就圆了？我们的昌英女士同人辩论的时候，便似乎善于利用这个“铰”字。像我这样口齿钝拙而又不肯服输的人，同她起了言语上的冲突，往往只有面红耳赤，一吵了事，然而十回倒有九回，她先到我的寓所，低声下气地同我讲和。经过她这样“义释”之后，我便不再坚持己见了。她对朋友

的忠恳和仁慈，果然值得心折。

据说英国留学生都有点绅士淑女习气。昌英女士同她丈夫杨端六先生都在牛津剑桥受过多年的教育，岂有不成为绅士淑女之理。但据我的观察：端六先生的性格是厚重，宽宏，心思尤其缜密，说话做事，都要经过几番考虑与打算，有一点害处，他都不干，必要时也能接受重大的牺牲，可谓百分之百的经济学家风度。无疑的，他是个“君子”，但他却是一个由四书五经陶冶出来的“君子”，并不是牛津剑桥式的“尖头曼”。太太呢，那可是一位典型的英国式“淑女”了。听说英国上流社会最讲究礼貌，所以我们的昌英女士礼貌颇为周到，仪容的整饬更为注意，头发梳得一根不乱，衣服熨得平平正正，不容有一丝皱痕。有时候，她似乎想拿仪容之整饬与否判定人品之高下，这就苦了我这个不修边幅的人了。她一看见我，往往从头到脚打量一番，忽然眉头一皱：雪林，你的领钮没有扣拢呢。或者：你穿的这件衣服材料太不行。穿了这样衣服去上课，是有损于你的威仪的。她常不惜送我几件珍贵的衣料，想替我装装门面。我有时也想打起精神，来充个“淑女”试试，无奈自己既未到牛津剑桥，又洒脱已惯，画虎不成反类犬，何苦。所以我对于她的一番美意，总是辜负的时候多。

夏天，我们为了便利游泳，又讨厌长统袜的拘束，常赤着胫腿跑来跑去。这可害她眉头多打几个结。我又故意同她开玩笑，到别人家穿袜，到她家偏偏不穿。近年她已不再当我的新生活义务纠察员了，大约已感觉孺子之不可教吧。

她虽没有研究家谱学，对于遗传学说也似不感兴趣，但我觉得她的门第之见很深。某人品性如此优良，是因为他家世贵，某人习惯如此之好，是因为她出身高，都是她常放在口边的话。在中国，我以为根本没有阶级这回事，亭长，博徒，叫化子，一朝紫微照命，还不是俨然真命天子。十载鸡窗的寒士，题名金榜，不久便可以成为当朝一品贵人。就勉强说我们也有所谓贵族吧，那也是从下面爬上去的，只要你有能耐，你就爬得上。但不到两三代，便又堕落到原来地位，让别人来爬了。中国固没有像日本和阿比西尼亚一样的二千年一系相传的皇室，也何尝有像欧洲那样的子孙绳绳相继连血统都不与平民混杂的贵族阶级呢？记得十余年前在里昂读书，曾戏言同乡某君的父亲是个乡老，曾亲担大粪灌园。事为某君所闻，认为奇辱，大兴问罪之师，意气汹汹，欲以老拳奉